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八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 卷八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與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

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

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

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

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

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

言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但我私有所善於已未

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

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者乎

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

斷也淑善也。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

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

曾孫玄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

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

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正義曰此章言廉勇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廉可以

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此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逢蒙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

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羿不

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問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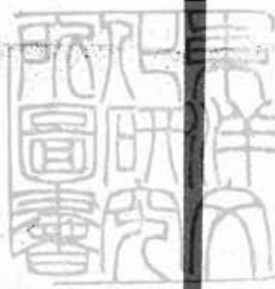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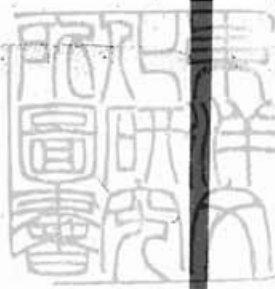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失而後反禮度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  
 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  
 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疏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  
 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恩天  
 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  
 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  
 於是反妬之而殺其右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者焉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  
 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月  
 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無罪焉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  
 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  
 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  
 夫使公之斯追提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  
 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  
 之追趕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使公  
 之斯者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其御僕  
 乃問度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  
 吾生矣是河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度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正之人也其所交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  
 度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  
 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  
 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度公之斯乃自稱已為小入  
 言小入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  
 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



夫子柰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  
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敵之於車輪之  
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  
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  
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羿  
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  
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  
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杜**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  
國門○**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  
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  
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輪而還尹公他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  
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  
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

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

百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

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西子冒臭醜入繁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

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

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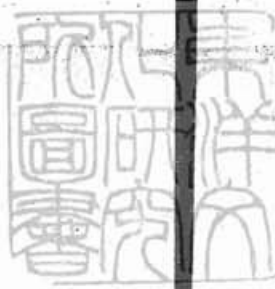
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

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

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注**猶

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

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之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



孟流八下

四

輪金錢一文  
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柶捲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註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註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註如用智者不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註天雖高星辰雖遠一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疏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

致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

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

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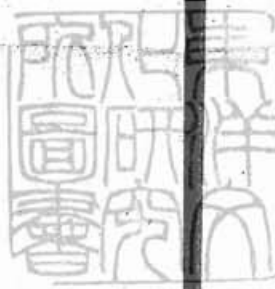
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性是可也其性也非

矣乎自然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性是可也其性也非

本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其性也非

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

利為





利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  
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  
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  
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者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  
故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  
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其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  
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  
人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  
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為智之美又非  
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  
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  
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  
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  
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  
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  
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  
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  
為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則



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以把柳為梧楸。☉  
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星辰日月之會。☉樂孔  
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  
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驪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

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

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右師謂孟子簡

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

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教之言曰我欲行

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

子教而外順其辭也曰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

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

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驪字子敖者公行子

家而吊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驪

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驪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

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

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

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

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驪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

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與



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  
言也子教今以我為簡畧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異  
異於禮乎。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  
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  
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

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

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  
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  
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

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

不致患常行仁禮知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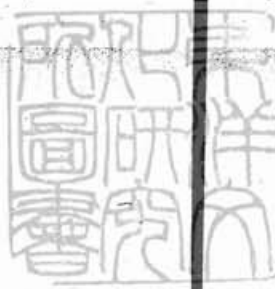
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

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仁行禮不患其

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

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

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  
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  
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



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我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謹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法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

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它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者必妄人也已必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明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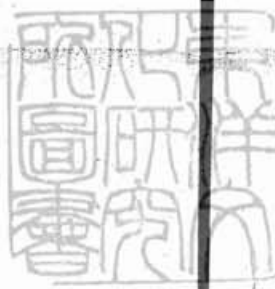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

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當平世三過





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

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

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

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

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

枕也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

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

民三過家門而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

一筆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

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飲而飲之憂孔子亦以為賢

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回三憂孔子亦以為賢

以其大禹於是時念天有因水土未平而沉溺也

亦如已時思念天有因水土未平而沉溺也

為民如已時思念天有因水土未平而沉溺也

是謂顏子在之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

若其有異但此言此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

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此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

若今有同室之人以此言此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

當為親也既達而有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其親也

在上位而不恤民者孟子固以博室之人救闔為  
喻顏子在陋巷而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  
闔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勤之則為惑者  
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為疎  
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  
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  
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  
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  
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謂也南宮括曰禹  
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括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  
此觀之孔子美南宮括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三  
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  
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  
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  
登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  
是亦一解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括之言

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







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

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公責善而不相遇也責

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遇得也章

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交逐之也朋友切

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

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或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註夫音干子豈不欲身有夫妻

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自才得罪於父不得近父

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

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矣若是則章子已矣註章

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

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疏公都子曰至是

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

責已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子

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敬問何也者公都子謂

孟子曰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

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有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俗

之人所謂不孝之行為一不孝也傳其四支不事業

而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貨財私愛妻子而不

顧父母之所養為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於

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頑

狠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

五疏下

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在善乃朋友切嗟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孟子豈不欲有夫妻子與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妻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與母之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且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禮貌之也蓋謂不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黨寧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盍何不也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

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





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實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蘇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



**去君誰與守**

及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

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

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

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

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

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人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退則

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先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冠賊已退曾  
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退曾  
其忠而不敢慢也冠賊至則先去使民瞻望而効  
之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入曰先生之去非汝  
所能知者也往沈猶行答左右之入曰先生之去非汝  
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  
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  
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曰冠賊來何不去  
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冠賊來何不去  
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孟子曰冠賊來何不去  
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  
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  
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  
新君之難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  
如使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



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  
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也  
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  
會子名參字子與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  
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伯子  
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  
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輩  
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聘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

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  
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五經下  
十五  
呈通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疏○儲子至同耳

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

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

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

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

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

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

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

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儲子齊人

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

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註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

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註未

嘗有願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註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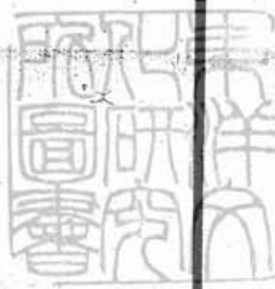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註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

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註妻妾於中庭悲傷

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

妾不知知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

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濁肉歸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



賢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

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

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

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

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

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

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

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

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

遂與其妻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

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

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

則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

耻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

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

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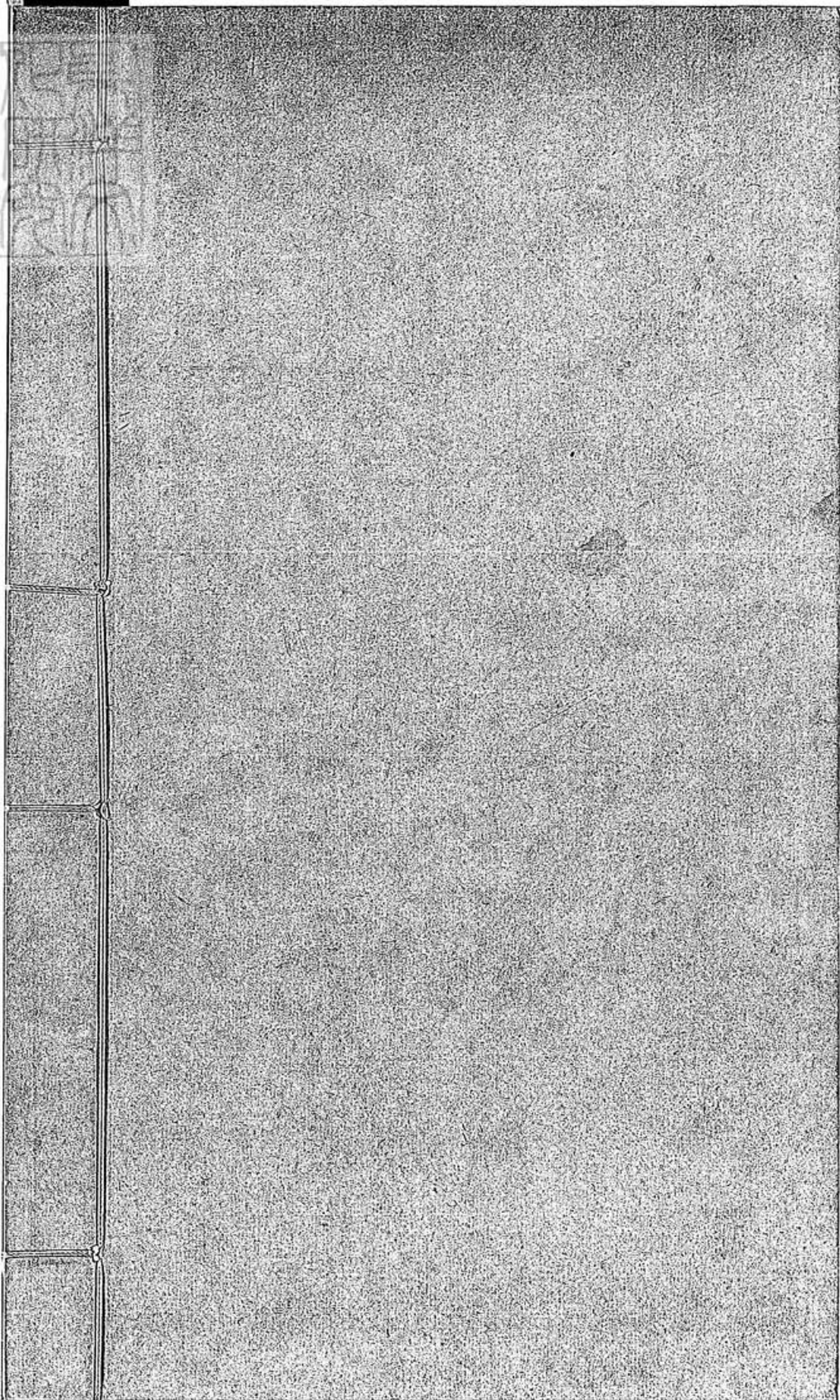
卷八

下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